
名山藏

晉江何喬遠　譔

臣林記　成化臣三

羅　倫　章　懋

羅倫字彝正吉永豐人其先羅開禮者仕宋宋亡提孤旅赴難死而文天祥爲服喪倫莊重嚴毅居父母喪甚謹踰大祥口始沾酸醎之味成化二年憲宗制詔進士倫對策萬言不屬草引論人主當接引賢士大夫不宜多親宦官宮妾中貴人往來覘試趣納策倫曰正及公等旣奏天子以爲第一授翰林修撰居

數月大學士李賢遭父喪憲宗用奪情故事使內臣持詔留賢倫詣賢所告止者三賢不能用時賢父八十七歲而賢自其入仕違父者三十五年矣倫乃上疏曰臣聞朝廷援楊溥故事起復李賢者臣下才末學項對大廷猥蒙選首常自感勵凡聖學君道之要朝政綱紀之端吏民風俗之敝兵戈饑饉之禍方欲提領疏目爲萬言書以獻以紓天下之望以酬陛下之遇顧筮仕未久諳練未深又意廟堂大臣百僚庶采必有憂臣所深憂言臣所欲言行臣所所欲行者臣恐以疎遠驟進之人蹈冒越職是以心雖懷憂口未

敢吐近者李賢遭喪朝廷下起復之命臣竊謂李賢
大臣起復大事左右侍從給舍臺官必有正諫以扶
綱常以植風化以竦天下後世之所瞻望乃率緘默
因循至今臣今復不言是偷合苟容之徒固非陛下
求臣本心亦非愚臣報陛下夙願也臣伏讀陛下策
臣有曰朕夙夜拳拳欲正大綱舉萬目使人倫明於
上風俗厚於下陛下此言眞可爲天地立民極萬世
開太平者也然欲正大綱莫先明人倫厚風俗明人
倫厚風俗臣謂莫先於孝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
國非此不可國家非此不可家人非此禽獸矣中華

非此夷狄矣禮子有父母之喪君三年不呼其門所以教孝也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未有不孝親能忠君者也昔子夏問三年之喪金革之事無避禮與孔子曰魯公伯禽有爲爲之者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例者吾弗知也陛下於李賢以金革之事起復之歟則所未聞也以國家大臣起復之歟則禮所未見也似與孔子之言不類也似與陛下策臣初旨不合也夫爲人君者當舉先王之禮以教其臣爲人臣者當據先王之禮以事其君臣不暇遠舉請以宋論仁宗

■用故事起復富弼矣弼之詞有曰何必遵故事以

遂前代之非但當據禮經以行今日之是仁宗卒從
其請孝宗嘗用故事起復劉珙矣珙之詞曰身在草
土之中國無門庭之冠難冐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
實孝宗不抑其情二君未嘗以故事强其臣二臣者
未嘗以故事徇其君故功澤加時名聲垂後史筆書
之士大夫誦之無他君能教臣以孝臣有孝可移於
君也自是而後無復禮義史嵩之王黼陳宜中賈似
道之徒率皆援例起復數君未嘗不以故事起其臣
數臣未嘗不以故事從其君然生靈以之困天下以
之亂社稷以之傾貽禍當時遺臭後代無他君不教

其臣以孝臣無孝可移於君也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陛下以賢身任天下四方多虞起復之歟則宋仁宗時契丹未嘗不驚騺也宋孝宗時金虜未嘗不盛强也陛下必欲賢身任天下之事不專門內之私則賢身不可起口實可言使賢於天下之事知必言言必盡陛下於賢之言聞必行行必力賢雖不起復猶起復也使賢於天下之事知不言言不盡陛下於賢之言聞不行行不力賢雖起復猶不起復也且陛下無謂廟堂無賢臣庶官無賢士君盂也臣水也惟盂所方圓君好諫則臣直君好諛則臣佞臣直則

忤旨多忤旨多則君惡君惡則祿絕而身危臣佞則順旨多順旨多則君愛君愛則寵固而位安夫保祿而愛身固寵而安位者亦人情也陛下誠於退朝之暇清閒之燕略崇高貴重之勢親直諒博洽之士講聖學之大要明君道之急務詢政事之得失察生民之利病訪人才之賢否考古今之治亂諏風俗之盛衰谷邊防之緩急見衆人之見知衆人之知察佞順之言容忤直之諫則衆賢群策何必在賢又何待違先王之禮經拘先朝之故事損大臣之名節虧聖明之清化然後天下可治哉朝廷舉措大臣出處天下

觀之史筆書之不可不慎也夫賢之起復猶曰負天
下之重任應先朝之故事然先朝自楊溥而後未嘗
起復某人爲某官也比年以來朝廷以奪情爲常典
縉紳以起復爲美名食稻衣錦之徒接踵廊廟擬禮
守經之士寥寥若塊遵行故事一何多耶謂高謀遠
慮足斷議耶何未見發也謂折衝禦侮足定難耶何
未見能也謂直氣勁節足勵士耶何未見有也謂深
仁厚澤足治民耶何未見行也謂忠言讜論足補政
耶何未見敢也意其平時阿媚權勢及遭遇喪之時
則有曲爲詭說以欺陛下不曰有才可留則曰有例

可引一蒙俞旨歡然就位未有堅請如富弼懇辭如劉珙者也且婦於舅姑喪亦三年孫於祖父母禮有服朞奪情於夫初無與於其妻起復於父初無與於其子今或令館如故妻拏不動乃號於天下曰本欲終喪朝廷不容雖三尺童子臣恐其不信也爲人父者望子之報豈擬至此哉爲人子者報親之心豈忍至此哉朴巳未有能負人忘親未有能忠君者也今大臣起復羣臣不以議且從而爲之辭羣臣起復大臣不爲非且從而成其事互預巳地澳不忌憚致有公無起復之例私爲匿服之計例在溥恩匿服以受

封例在得官匿服以聽選例在揆科匿服以應舉例
在轉官匿服以候陞例在求晌匿服以之任聖人之
世綱常敝壞一至於此夫親愛之心孩提有之短喪
之說下愚恥言况列在冠裳聞聖人之道者乎孔子
曰是可忍也又曰下必有甚焉願陛下斷自聖衷許
令李賢依富弼劉珙故事其餘已起服者悉令追喪
未起復者悉許終制脫有金革亦從墨衰朝廷端則
天下一大臣行則羣臣效綱常正人倫明而風俗厚
矣臣非不知臣言一出忤人昔犯禮之人不曰妄議
則曰迂譚不曰求名則曰窺變然臣區區之心惟恐

朝廷舉動皆笑後世是以昧死爲陛下陳之疏入諭
泉州市舶司提舉御史陳選奏倫所言皆天理人心
之不容已者國家所以教臣子大本大慮也乞宥以
彰聖朝孝思之治不報吏部尚書王翺編修尹直詣
賢所請如宋文彥博救唐介故事賢謝不能用先是
禮禁縱𥙷被旨起復或至庶官天順間刑科都給事
中喬毅等嘗言比來臣下奔競亡耻目奪情爲能官
笑終制爲不職子道既虧臣節安保宜究景泰時諸
奪情起復官勒歸終制繼今敢請彼此加罪至是倫
雖見斥然始定令令百官終喪而士之不言以養忠

厚者亦爲一變云居三年名倫還復修撰改南京名
重一時尋辭疾隱金牛山山中與樵牧往來授徒註
經時飯客無宿儲妻子貸隣家乃可爨進賢呂令聞
其困分賙以堂食錢友人梁侃曰公而受有司餽乎
倫欣然卻之居數年卒倫自少力學非聖賢之說不
講動靜語默非禮無所視聽惡衣惡食無所恥醜與
人子言依孝與人臣言依忠與居官者言民所疾苦
如其自身見善加愛嫉惡加嚴道傍遇死人屍至解
衣覆之其立心嗜義毀譽欣戚死生禍福皆所不顧
所交皆一時豪傑之士無導於前而所立卓然世宗

郎位御史唐龍上言倫贈左春坊左諭德賜諡文毅
章懋字德懋蘭谿人成化二年舉禮部第一登進士
選庶吉士逾年除編修與羅倫黃仲昭賀欽莊㫤陸
克深謝文祥鄭克脩爲同榜以名節相激勵是時倫
爲修撰仲昭爲編修㫤爲簡討其冬命詞臣預撰明
歲元夕煙火花燈詩懋與仲昭㫤上疏曰切惟某月
日內閣道郎中定持小揭帖到東閣及史館分與翰
林諸臣令各賦煙火花燈等詩備明歲上元賞翫者
臣等伏覩陛下卽位之初首下溫詔赦田租絕貢獻
蠲逋負停不急與民息肩天下欣然傾因災異勅諭

羣臣同加脩省目擊耳聞拜手稱頌以為陛下㝠游
心經術邇跡堯舜今諦觀煙火花燈諸詩舊式率多
鄙褻之語安燕之辭臣等復賦諒不出此輒相私語
陛下聖明所不留情或者以歡宴兩宮助孝養萬一
臣又伏見兩宮母后恭儉慈仁著聞中外久矣今者
兩廣弗靖四川未寧遼左雖云告捷虜情尚難測量
北虜毛里孩蛇豕窺伺江西旱乾數千里其他災傷
之處未能悉數雖蒙詔郵公私履乏之殊可寒心此陛
下宵肝焦勞兩宮母后同憂之日也翰林之官論思
為職宣宗章皇帝御製官箴有曰啓沃之言惟義與

仁堯舜之道鄒孟以陳若以燕樂鄙褻進之君上曲
引蘇軾宋祁教坊致語爲解是不以仁義堯舜望陛
下也伏願採蒭蕘之言端耳目之好移此視聽爲文
如傷爲舜君决省此冗費以活流離以賞勞役書曰
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又曰不役耳目百度惟貞惟陛
下深思力行書奏上曰元宵張燈儒臣應制歷代故
事朕已戒舊但取上奉兩宮何至妨政害民懋等妄
言譏議其杖而謫之外職於是懋謫臨武知縣仲昭
湘潭知縣杲桂陽州判官未行明年正月刑科給事
中毛弘等言三臣初出草茅敢言直諫實感世事乞

復其職特旨改懋南京大理寺左評事仲昭右評事杲南京行人司左司副蓋是時懋等除官纔四十日耳京師稱三君子而羅倫以論李賢坐謫又通稱翰林四諫云

黄仲昭名潛以字行莆田人氣岸屹立而思致安詳既改南京大理評事清守執法連居父母憂却去葷酒不離苫塊者四年遂辭疾乞休弘治元年薦起爲江西提學僉事品文較行毫髮不爽時朝廷以學政宂滯行法汰仲昭謹奉勅書無所寬假人不便之自以信古不諧再乞休去仲昭父嘉用孝行舉安福訓導薦知束鹿縣正統己巳之變薄縣有功民户生息滿九載邑民保留加俸嘉父壽生洪武末舉鄉薦以親老歸養士從學甚衆親終入太學再試京闈第一永樂中成進士以庶吉士授編討壽生之兄和中行在禮曹郎中嘉子深仕監察御史次則仲昭深子乾亨仕行人乾亨子如金仕副使仲昭孫希英仕運使希韶希濩希白俱鄉薦仕爲州縣希濩子懋官仕南京户部右侍郎黄氏自希韶

而上居官立身廉約恭慎學問文章世濟其美爲當
名族之冠而愁官仕侍郎督儲儲不贍不能給軍用
新移散給諸軍皆罹以及於難莊杲字孔陽江浦
人本姓章宋章得象之後其祖曰知甫洪武初不樂
任進逃名更姓遂爲莊氏自閩越游淮泗至江浦家
焉杲與章懋同年同選庶吉士授翰林簡討時羅綸
以議論風節驚服一時陳獻章來游大學亦隱然風
動京師杲於二人慕義辨道精深肉骨善類潑潑各
自濯磨既與懋上疏同謫改爲行人司副連丁艱喪
堅臥不出其縣之定山有峯巒泉畝之勝杲結亭鑿
池居之爲人瀟然灑落望之知爲德人其學大要以
無議忘言爲宗與獻章相類而其詩則出唐人而變
化之至其佳妙如入名山疊嶂層巒懸崖瀉乳可望
而不可至至又如實蓋盡撤野蔌時出風致悠然其於
字書亦復如是蓋皆大率類獻章海內名公奇士過
山中而訪者遝遝徜徉各滿所願諸公交薦部檄來
促以非上旨堅臥不行如是垂三十年而丘濬嫉之
曰引天下士大夫背朝廷者莊杲也吾當國必殺之
弘治七年後軍都督府經歷周廣榮薦杲有旨取用
都御史何鑑提請勸駕遣應天府候行杲遂起京師

吏部尚書耿裕延坐對若使屬官送出部門之外而瀚終不悅之授南京舊官以還尋陞南吏部驗封郎中杲歸病風疾作不知人引告返定山其子弟門生不與力奏居二年吏部尚書倪岳以老疾退杲又二年卒 謝文祥耒陽人以庶吉士授御史數上封事左遷南陵丞常以古人奇節偉行自許年三十七即告老歸子誥仕都給事中

楙爲司副一考遷福建按察僉事通商便民救荒除盜泰寧縣盜發假托行部至縣使知縣王佐招諭降其脅從者數千人皆解同僚有言部使楙儒學不知兵願自行勦之部使使其僚往則已平乃悉戮招降要功楙恥與爭絕口不道考績赴部以親老乞休吏部尚書尹旻慰留之曰按君之年四十有一耳不犯罷軟不犯貪酷不犯年老倏然求退以

何爲居懋曰古人正色立朝懋可考罷軟古人一介
不取懋可考貪古人視民如傷懋可考酷懋年未艾
鬚髮早班可考老疾旻撫然驚嘆爲奏得請懋平生
學問尊禀朱程無敢悖異於鄉郡前儒何基王栢金
履祥許謙深所企仰既歸奉親讀書畢心自得弟子
執業四至餉之蔬飯而已家居二十餘年薦牘無虛
弘治十二年召謝鐸爲北祭酒居二年召懋於南京
懋聞遭父喪力辭詔增司業員虛席以待終制赴官
一時南北祭酒鬱然相望懋作率南士開示近裡見
若無奇至其論說理道探幽索隱經史儒書一舉成

誦時有論難若莛撞鐘談天下古今事若身處分其體成然後知其於書無所不讀天下事無所不理會也至其祁寒暑雨衣冠終日六館之士儼然畏之正德元年上言治道五事再疏乞休未允滿三載引年不待報去前後八疏始得請五年陞南太常卿尋陞南禮部侍郎皆不赴十一年南京禮科給事中徐文溥言邇來儒學不明巧偽險怪詆侮先儒罔惑人心變制巾服標張門戶竊見致仕禮部侍郎章懋精深純粹誠心正學不求表異海內學者翕然宗師臣切見先朝吳與弼陳獻章皆用大臣論薦崇之殊禮雖

二臣雅志不究於用亦足彰一時重道之意今如懋
者皇上用之太常陞之禮部亦不為貶臣獨謂二臣
布衣也先朝崇禮如此其隆今亦宜近舉先朝之典
遠倣三代養老之政或遣使存問或安車徵起以昭
異數以光聖德巡按浙江御史鮮冕亦以為言吏部
議覆詔懋學純行正齒高望重有司時加存問以稱
朝廷優禮耆宿之意世宗即位懋年八十六特陞南
京禮部尚書致仕尋賜璽書存問使者及門懋已疾
亟既卒贈太子太保謚文懿金華知府王九皐奏懋
清脩苦節遺孤貧困命月給米二石懋通籍六十年

官僅三考立朝僅四十日城府不見其跡者四十年粹中貞恪歆動一世表律天下楊廉稱之曰在漢東都不爲危言之叔度在宋鵞湖不立異論之伯恭姪拯仕工部尚書懋子孫皆夭歿孫誥不慧年八十一始生子援詣錄爲國子生成化中又有諫紮棚萬歲山者太學生虎臣當其上疏時祭酒鎖其項聽牧上乃從其言召至左順門中官傳旨嘉勞命吏部聽選與七品正官尋除雲南知縣

項麒王琦合傳　陳選　楊繼宗

朱瑄　張昺

項麒字文祥仁和人景泰七年舉人授南京吏部司

務歷南京刑部郎中成化初應詔陳五事曰務正學
曰納諫諍曰崇節義曰遠近習曰弭天變其崇節義
章大約謂李賢王翱當曹吉祥之變不能奮身死義
甘心屈膝圖苟免其遠近習則指王振曹吉祥爲戒
宜收攬威福勿使任事復其掃除之役言甚切直以
病乞致仕居家二十七年甘貧屢空閉戶長吟寄居
於人巡按御史授室一椽始遂栖托有平湖令以賄
敗都憲使誚責之曰汝何不學項正郎乎令不悟以
爲都憲有意於麒齎百金爲壽麒厲聲叱之既卒巡
按御史唐鳳儀以麒與王琦諸逵良同里表其里曰

忠清奉王頊二主於郡廟學使孔天胤等又別建揚清祠以祀王頊琦字文璉錢塘人永樂舉人四川僉事終官歷宦三十年清苦潔白并日而食緝紙爲衣有司歲時候饋堅臥不受郡太守胡濬列狀於朝濬踣川人正統乙丑進士天順初知杭州府通識達材敏於聽斷慷慨任事奮然有爲屬邑羣吏拱手受成案而已卒官民思慕之詔賜百金琦固以無功辭竟中寒餓死其寒餓時妻出二金環請易米琦駭曰安得此妻曰君昔有德於人其人多物爲報妾獨取此耳琦佯喜攜入市若易米者既空手歸曰贋環也人爲我識別我投之湍矣琦有妹嫁爲傅潤妻潤永樂中舉人仕終

保安知州州人王顯順者中貴人王振姪怙勢奪民產潤廉實置法及入計復無所餽振振銜之以廉無可指摘遂嗾邊總兵者委潤備糧勞瘁以卒貧不能歸州人斂金為助妻峻却之會解垣雨圮出銀器數十兩人謂此天所以報廉吏矣妻猶不取人謂妹不媿兄妹夫不媿其妻兄云

陳選字士賢臨海人宋國子司業左輔之後父員韜以進士宰新城為御史巡按福建遷廣東布政使所至清慎慈惠餘思在民選自少沉靜端慤不妄言笑天順四年試禮部考官丘濬讀其文力置第一日必

古君子也及見貌頗不揚濬益喜曰聖賢不相既成進士授監察御史出按江西藩臬有過自傳紲者選與語曰悅不以道選不願也成化初修撰羅倫謫官選獨疏中抹學士倪謙自戍所得復陞爲禮部侍郎抗章極論之復劾奏兵部尚書昂擅役官軍治祖墳總理柴炭工部侍郎復得請致仕令所督柴夫上章保留鴻臚寺卿致當上召翰林官御屛後有所顧問輒呼退班俱宜究治既改提學南京先須冠祭射儀於學宮歲時肄習既至徐行綿視周旋磬折絃管豆登洋洋翼翼遂居宿學宮中夜則以二燈前導巡行

讀兩廡燈燭如晝吾伊不絕選教人必本小學灑掃應對以逮於六經以及通書西銘皇極經世太極圖其自爲禮即東西階舉足先後造次不爽除卷牘糊名之舊曰巳不自信奈何信士提學三年變色之語不見於章縫折華之筲不加於輿皂而人畏如神明遷河南按察副使尋改河南提學汪㫖被命出巡都御史以下跪伏趨拜選徐入長揖㫖曰君何官邪選曰提學副使㫖曰能大都御史耶選曰提學何可比都御史也業忝人師不敢先自詘辱選詞氣嚴正舉止安詳會諸生從者儼集署外㫖亦遂好語曰先

生公務旣無相涉後毋勞枉也旣八年轉按察使仍
河南首釋淹囚除罷諸弊名舊規者其爲政一從簡
易顧獨於贓吏無所貸寬然賂百金以上者要辭坐
六七鍰而已或問之曰汚人惜財亦惜命若盡挈所
賂以貨權人即法撓矣昭毋爽還士民泣送立祠服
除擢廣東右布政踰年轉左遷在官坐堂上令輿隷
別之門處分治生業不廢使令民告狀者予一票令
持示所告家使自來詣立督道道振鐸以徇社村子
弟擇鄉祭酒長者教之嶺南苦鎭守中官璫儋驕然
選嚴條約革和買減泛役掌市舶太監韋眷者掊尅

供辦奏乞均徭餘户添採方物選因詔書減省貢獻
請悉停罷雖不盡行亦得減半番禺知縣高瑶發眷
造私船通番沒其貨鉅萬都御史宋旻等皆不敢詰
選移文與之番人馬力麻詭稱蘇門荅剌國來販海
眷利珍奇將許之選發其僞立逐去撒馬兒罕使臣
怕六灣者自甘州以獅子入貢取道廣南浮海歸又
云將從滿剌加更市進選上疏拒止之選既阻眷非
一會其年嶺外地震水溢撫按藩臬殊不涉心選從
便宜發倉賑民眷因累舉前事奏選比呪縣令和同
貪墨發倉擅賑希望侵欺朝命遣刑部員外郎李行

會巡按御史徐同愛鞫選同愛畏春不敢反異選有所黜吏張聚意其怨選逼令誣証聚堅不從同愛執聚拷掠數百乃枉判選加春所奏坐罪當徒詔奪選官遣錦衣千户逮繫之士民要遮數萬錦衣校尉大用辟除乃得出州行至南昌病發李行阻其醫藥竟卒旅舍行復使其養子𡨋走報春曰陳選死矣時南昌人張元禎以翰林家居治選殮裹之䟽絡曰陳公清儉絶粟殮以時服於是爲宜而張聚同逮至京從獄中上書曰臣聞周公四國之謗上疑於君曾參三至之言内揺其母豈成王不明曾母不親哉口能

金毀足銷骨也竊見故罪人陳選夙崇正學一蘊孤
忠於處羣邪之中獨立衆慴之表太監韋眷通番敗
露知縣高瑶按法持之選移文獎借誠賢監司激懦
懲貪之善舉也宋旻徐同愛怯勢首鼠致眷横行胸
臆機穽清高勘官李行顧指鍛鍊竟無左證臣本小
吏詿誤觸法被選黜罷選無他心臣甘没齒眷意臣
憾選厚賂啗臣臣雖胥役寧敢欺喪眷知臣不可揺
誘㗘行等逮臣致理拷掠彌日臣恐死無㝵行等乃
依傍眷語文致其詞必如所云是毀共姜爲徵舒詬
伯夷爲莊蹻也選故剛正屈辱不堪憤懣旬日嬰疾

而甃李行幸死阻其醫療訖命之日家走報眷小人佞毒一至於此安取爲天子郎官司寇曹僚臣擯斥罪餘秉耒田野百無所圖誠痛忠良銜屈而慮聖明長奸肙命披陳尚冀天日不報竟以他事罷眷鎭守選平生自待古聖賢其學以克已求仁爲要潛修默會不求人知身雖貴顯所服惟先人故帶每食飯一盂韭數根或雞子半枚而已河南奔喪牛車一輛之官廣東騎驢出都門道而提學南京時韓雍家居亦自臧其騶從云選置義田百餘畝既沒族人貧選欲歸田於子載載曰先人義舉也胡敢私之弘治初工

部主事林沂上疏追理選宪頌其平生詔復官禮葬之正德中追贈光祿卿諡忠愍沂莆田人有志聖賢之學從其父祭御史南都即有聲聞士大夫論說愛慕父往參事卒官沂一志山林不希用世有識者力勸之應舉遂舉進士黃仲昭蔡清皆與游

楊繼宗字承芳陽城人天順元年以進士授刑部主事嘗有提牢之役洗刷桎梏時飲食櫛沐善視之囚悉生全不知鄉者囹圄瘐死會廷議推擇守郡王翶以名薦出為嘉興知府至則興學勸士閱農賑灾民有以事來前好問之郡中豪奸馴良與有所疾苦盡得其實其於豪奸立見鋤治頗有悔改亦不深督其

所疾苦調劑興革不出旬時既才傑覔出又意氣豪

邁大吏畏勢有所怙挾悉憚其威守有淸軍孔御史

者凌抑有司撻里胥數至死繼宗出教曰有被御史

酷撻死者來言於太守御史無如繼宗何酷如故繼

宗入告曰治貴識體公淸軍也何與里胥事御史臨

行突入繼宗府中繼宗引御史入臥室空空耳衣一

篋悉發篋示御史御史歎服去時內臣用事歲午入

江南至郡要索賄賂鄒與菱藕曆日而已內臣好言

曰幸語太守無所用此太守有金錢好紬絹幸及我

繼宗出庫金送之曰金錢在也卽市好紬絹直亦具

有第此庫中物者太監付一印券令他日可磨勘者內臣大驚遂出金錢還繼宗也入覲汪直欲一見之殊不往見顧直言於上曰天下官不要錢者惟楊繼宗一人繼宗知嘉興九年士民感化奸暴革心訟平賦均風清弊絕御史楊瑄奏聞得旌異超遷浙江按察使每朔望會僚佐指天誓曰衣冠受賄不還故里南有錢塘北有楊子異時藩臬費用取辦和買鎮守太監日供當萬錢繼宗悉裁罷之市舶太監積不能平因宴會令諸官各自言畏與不畏繼宗倡言曰最所畏者贓穢最所不畏者內臣鎮守內臣有兄在司

禮時時言繼宗於司禮司禮於上前中傷之上曰得
非不要錢楊繼宗乎司禮遺鎮守書曰善遇之上知
其人矣一日方坐堂聽政母訃至立解印雞斯跣哭
出止驛亭下蒼頭衣數襲挾律書數冊而已服除
以僉都御史巡撫順天繼宗直氣靡聲聞天下居常
以包拯自居乃其為人辨別黑白言論亢激其節目
疏濶遠於人情時時對人言罵贓官不絕口有事至
其境者輒使人沿途伺察之方其以按察使入覲見
藩司官緘遺禮物輒挾使列名俱有獄囚任意放遣
及巡撫順天悉奪戚畹所占民田還民戚畹皆

怨會順天治中陳翼者來見繼宗繼宗累拒不納及
得見復不爲禮於是翼奏繼宗治官失大臣體下刑
部遣官勘問有旨責繼宗偏忤調除外任得雲南按
察副使是爲成化二十一年繼宗平昔官次自待一
老蒼頭朝夕飯兩盂蔬兩豆耳及按察雲南單車之
官并老蒼頭亦去之弘治元年陞湖廣按察使再陞
僉都御史巡撫雲南竟卒於雲南羅倫論一時剛德
以繼宗與王竑御史謝元吉僉事陳騏并稱騏字夢
祥南海人少爲醫生有司使入獄中視重囚穢不能
恐耻之乃學舉子業登天順進士歷江西按察僉事

以藥活病民出寃獄清虛賦修學政悉毀淫祠民呼
爲陳打鬼遷雲南副使時鎮守太監錢寧家人不法
每爲騏所制被中傷落職吳道賢編次楊公清政錄
公觀政刑部郎有能聲特
福建司缺員每淹禁數百人尚書軒公命公往聽不
可日曲直皆判金吾千戶李銘欲襲其庶子誣嫡子
不孝公疑而再鞫之竟得其情河間府逮里甲張文
郭禮解强盜至京盜中途亡張謠郭曰人言縱盜者
罪與盜同予二人俱死不若留一人汝母老寡兄弟
汝可爲解人予二爲盜郭感謝張以刑具自服公疑其
言動非盜解人實二人俱得活其眞盜後亦爲人所禽
治嘉興俗嘗鬬輒歷溺小兒以誣人公時加犍諭犯
者必反坐如律若毀其雜物而有所詐取仍追償之
土豪張某寓聚盜賊大結權貴張威[illegible]一日劫掠鄉
起解官緝公縛眞法會當道行郡爲張解曰無原告
公曰知府朝廷民牧也張所盜者官緝請以朝廷爲
失主揚其爲原告有張昇者父子兄弟號四凶事發
司以點免公名語之曰汝輩爲惡日久當改過也後

抵罪路臬司欲院之公不從父子與實極刑民歡曰虎死害除其樂何如有富民女已受聘後惡其貧欲背約誣告壻公佯曰而欲悔親當以百金為罰富者聽命既得金名壻若女郎曰為婚以所罰金畀之曰而患壻貧今有百金可聘女矣後壻家豐稱其人益甚之醫邑有孫子王得兒生七歲父母皆歿家甚富勞人利其有將陰害之公聞之及其家貲籍庫長而有宰乃出逐之千戶沈禎項裏殺之壻怙勢為惡公每升堂僉一自舉令隸亡府橋呼曰告沈禎者入其父子青衣小帽當府門跪伏凡有餘月其狀百餘與木有垂情乃孫名其父子入諭之曰吾欲汝改過為善保識身家當將其詞黏連為卷封識一木桶中秩商驗行付架閣庫收貯語府吏曰自後嘉興有大事方啟此桶人不以為意公去禎勢聳服未幾項落職剛東縣訪得禎惡狀朝廷遣法司按治將抄沒其家監察御史倡公鍾責府縣禎為惡卷案無得一老吏忽念曰楊公行時留此桶試啟觀之乃卷案一封上扺曰權豪勢要之家臟官東手難行曰後充軍充軍乃禎為惡事也送入察院倡公見而數曰楊先生神人也郎依撲編禎遼東軍後旨回前此鄉人欲為公楊

立廟祠子輸首中工費且日吾家向無公在必無所
題忌後來必抄没矣今得全家是公賜也生員汪應
墓田與豪右相界欲兼併不得遂誣以不法事比提
學按郡試諸生唱名獨不及顧公問焉提學日有登
顧過惡者將縣之公日顧在學有文行必以地界故
爲仇家所訐耳請覈其狀果然遂得白郡民有懷悅
者家富多善行公每保全之既滿去悅子生員沐送
至蘇公諭之曰財者累也我去汝家亦自此多事矣
汝當策勵持門戶後果有以軍事誣懷者家竟落秀
水民尉可立公嘗見而譏之未莪以罪匿捕之弗得
後數年吏名立復充老人以鄉民違法事呈公公日
爾非周可立乎吾求汝數載不獲今以違法告人耶
君違法則莫如爾者周晙懍服罪公每事自斷吏胥
不得售其奸公餘惟課爲放讀書講解靡義實與之
年吏胥亦有試場屋者鄉士大夫素伏公剛介不敢
以召醫然迎祝賀期顯龍鐘老疾者扶節而至至當隆
冬時禮畢則蠟爐圍坐款以酒數行有不至者必人
問之自是舉行大禮肅然如在朝廷焉待郡邑學官
悉優以實績賓興宴必列學官上坐日吾爲郡父母
諸君則教吾子弟者也可與屬官上班哉其有倦教則

亦譏讓之日有司廢法貪墨害止一時然未嘗不支天道之報孝官不能盡心教人致誤人家子弟不可言天道報應他日又將何如耶歸春秋大祭品物豐潔尤極誠敬齊宿必拉僚佐處於郡之慶嘉享其他郡廟之祀恭恪亦不少替既至增親品營之自奉粗穆至稱飲賓興之宴則務豐腆若出二人其居家也亦然田宅無增於舊祠堂墳墓祭器之舊則極嚴謹精潔几義夫節婦孝子順孫之類必蒙訪之雖未合奏旌者亦必親過其廬使民知爲善之榮重禁博奕抒蕭之具人不得嚮而唱禁尤嚴至於符錄師巫邪術之家皆痛懲之嘗與僚佐聽政有縱妻犯姦者公日以妻爲娼恥莫甚焉次何恣犯之日非不知恥欲得獄養生耳公笑謂左右日彼因愛錢途至於此貪胃者何異斯人耶故一時僚佐多毫介謹飭之士長吏按部往往不越宿去嘉興七縣錢糧視他郡爲若繫糧長人役有多收辭面頭事發公款日是弊自上始設無所規取下之人尖縱放如此于是先華嘗慢官吏之賂遺後治其罪敢夏之服惟紗叚一囊然必用本等績補叅請上官無異平時雖朝覲謁見必服之或日不可公日朝廷制服也舍此安服耶當道

知其人亦不之訶郡亢旱去冠帶徒跣禱城隍引罪自訟少頃雲起大雨如注其秋大熟一夕獄遣重囚七人公禱于城隍夢神告囚所匿處捨之果得其三其四人亦爲近城人所獲公之行孚神明如此公察識天文凡言水旱陰晴輒驗秋祈納稼天極晴壽人多稼穡事以俟堅好公屬耆老謂之曰大雨不日至矣宜急收刈言之既數人不爲意既而大雨浹旬禾悉生耳民皆神之郡北門外民居稠密數有火患公置更樓于宣公橋榜其額曰春夜遠覺寓以水濟火之意災息者三十年有不豫公意者易其竊災復見如故郡民多以爭田訟于公公諭之曰令土星在南故騰貴後二十年莫爭矣後果以賦役煩而地土賤爲以嘉禾得名公在郡嘉禾盡生每莖離根三節闢又生一莖秀二穗或三節閩又生一莖秀三穗或四莖五莖秀四五穗經歷司蓮缸栽稻二本亦如之郡民獻於公請德政之徵公謝曰郡志古有是瑞此氣運循環耳人益重公讓德云在公三四載積累數百萬不惟可賑本郡又可移賑浙以東自郡守擢爲按察使至浙即榜示曰訪得鎮守府三察院及布按二司及各道書手某某等舞法害人自本職到任之益

許自新否則問遣如法越數日尚有倚戀鎮守府者
公往講之鎮守亦聽公之執法也所屬官員貪殘害
民公素知之既至即名與之約曰閭閻內頭一鄉之
害士大夫皆知爲民除之不知已身爲萬民之害今
與所屬約誓欲除民害先除已害二害咸除一方乃
寧有常積倉官十餘員以虧糧監併歲久至鬻子女
以償者公憫之莫瘉其故適倉官送月俸至命量之
正數外尚餘四五斗且曰此當覓耳公因悟前倉虧
蠹之故出而審之得其實欲奏聞衆懼請於公公曰
俸者民[illegible]脂也食而盡職尚有天殃况正數之外乃
其子女所易食其餘是食其子女也衆因願捐俸設
法補之以釋其罪成化庚子鄉試公監試得二上卷
即具服焚香再拜同事者詰之荅曰人臣以得士爲
功二子皆奇才也他日當大魁天下吾爲朝廷得人
賀耳及開卷乃王華李旻也後曰儒士王華當作首
但非縣學校作養無以啟勸後人因以李旻爲首後
華旻並中狀元衆服其知人太夫人終制起陞右僉
都御史整飭薊州邊撫順天撫寧黑水峪石門寨黄
土嶺等處關塞皆塊石乾砌或道路茅塞或鍘塌汙
鐵或用鎗架作營門仰而嘆曰如保障何即命各衛

官加倍修刱顧李牛瞭一時關塞壯麗士卒精强公謂天壽山守備廖太監等曰虞成經筵皇上至尊無對中坐文武百官東西序爵而坐其餘臣民宴客之禮皆賓上主下或賓東主西近來內臣妄自尊大在上中坐令客東西坐僭行君臣燕饗之禮無乃不可乎廖太監等雖勢傾中外閣僭行宴饗等語竟莫能辯卒從公議成化乙巳正旦星變有聲如雷二月地震二次費縣地陷湧水泰山搖聲上震恐下詔求言公上疏歷指內臣及文武臣大肆貪殘民心嗟怨天出災異又曰宵人在位播惡於衆官民供給日費萬錢天人共怒王法難容又曰乞查舊例取回鎮守等官又曰臣劾王珪確論如鎮守必賢如懷恩者任之如遜撫漕運必賢如周忱李秉王竑者如任布政憲使必賢如王恕軒輗者任之知府必賢如崔恭王宇者任之下此斗筲不堪任使疏上不報公上進退內外官員疏銜陝內覽未幾假疏潛河漈事左遷雲南按察司副使親舊多爲公危者公慨然曰韓魏公有言天下事見得理分便做勿計生死禍福吾可憾耶即日乾道至雲南榜示曰按察專以按察奸弊爲職今本職按察得奸弊三中一事二司官新任吹千[illegible]

虐陵辱上官軍職索要銀兩多者千餘金一事二司
官出廵隨役索要有司常例問有好官不從吏典人
等激置本官轉將好官叱罵凌辱一事三司官私役
銀銅錫木漆竹皮畫鈒銀等匠鈒銀馬鞍粧僉及置
造百貨器物歲無虛日有司苦尤一事置造或解覲
進表箋并送同原籍行李猥多後任從新再造新任
官皆避說索取勞民傷財罔有止極榜出觀者歎其
痛切時適嗣從錦衣官軍數萬臨之不能下公毅然
往諭之署其旗曰雲南副使楊繼宗入其穴衆皆羅
拜曰聞公名久矣今至此某等再生日也因詰其生
亂之故奏聞區處衆帖然聽撫擢湖廣按察使初下
車命汲清水數日桶洗刷堂序者三日滌去貪汚之
氣後乃升堂即防示曰按察不明贓官相慶又曰以
迎送爲謹慎饋問爲才能又曰屬官放肆貪贓至積
萬餘兩而貪心不足縱惡毆死人至十餘命酷暴猶
不少戢又曰將吏寃官知善不舉況惡不拿發邊瘴
地而安置之一時官吏悚慄尋陞左僉都廵撫雲南
三司皆舊僚友視篆之日行公禮畢出位降階更拜
二拜曰明日幸相諒衆不解其意次日疏貪酷不職
者八人奏聞俱落職爲民土官襲職鎮守三司指要

保勘銀兩行吏典五倍之薪本人十倍之相沿為例
公以奏聞略曰臣至雲南纔知此弊若臣不至其地
終身不知臣年老多疾臣若不言恐臣死後無人肯
言此弊終不能革乞將前項官員俱發充軍朝野傳
誦以為
盡言

朱瑄字廷璧鄞人成化己丑進士釋褐奔祖母喪極
力營葬不足城府服闋赴除郡守賻之金謝却之已
授工部主事官次食貧至鬻釀自供既監稅蕪湖盡
輸所入課額倍常尋奉勅疏濬汴洛諸渠治黃河決
口有功不受賞改兵部進員外郎郎中陝饑專勅往
賑宥出輕盜給與穀種牛具勸課流民所活六十餘
萬累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南畿興學造士備災恤荒

官治以抑豪强扶善弱爲尚勞苦得疾醫請殺鹿取
血調劑瑄謂吳中一鹿直數千文物亦生命破耳取
血足巳疾愈告歸老稱遮泣繪像祠之瑄義利之介
斬然有齒及賕賂者輒顰蹙色變歷中外幾四十
載器但陶匏家無餘羨守令諗其匱缺餉之薪米一
無所受會歲饑都御史王璟奉命賑濟饋瑄米四十
石瑄謝曰饑民有之寧有饑官市中兒有戲以紙錢
爲貨者入曰朱都堂不愛眞錢而况假乎瑄卒至無
以殮而子孫藝埶田牧大不能家
張昺字仲明其先慈谿人後徙鄞祖楷爲南京僉都

御史平鄧茂七葉宗留賊樹功閩浙間爲以進士知鉛山縣縣有樵夫嗜鱓餓而飽鱓竟死於鱓隣保疑婦毒殺之送官久繫爲至坐堂上獨見一老人緑袍黑幘冉冉門外入長揖案前曰吾某鄉土神公無疑也冤矣哉吾鄉樵婦之夫之死於鱓而望公雪之凡鱓置水中首出水三寸許者能殺人投犬犬斃矣公試之爲試果然而樵婦之冤雪某民甲嫁女于乙家揭輿幕無人焉甲乙互訟前令不能决他日爲行邑有樹大蔽野命伐而畝之從者曰樹能神不可伐也爲不聽戎服鼓而前去樹百步許有三男子衣冠伏

左若祈究叱之不見斧之樹血衆懼昺手斧之遂
盡斧之樹顛有一巢墜一婦人聵絕良久昺問婦狀
婦言向被狂風決上高樓有三少年美食之將俯瞰
城市居廛歷歷無階得下耳目見少年飛騰空中也
訪其家即空輿嫁者昺剖樹修廨畝地爲田邑中淫
祠毀之殆盡有羊角巫咒人立死老嫗之子死訴巫
殺之昺往捕巫曰死矣其徒曰盍避諸巫曰張公正
人也坐待縛耳既至杖之百不傷反傷杖者昺曰汝
能咒杖者死復咒杖者生生汝矣不驗收之夜半烈
風飛石屋瓦震動昺曰此必巫術起衣冠旦名之曰

汝邪我正邪勝正耶巫首觸地爲厲聲叱之忽墜珠一顆書一帙如掌大其珠光熖燭庭牖開爲焚書碎珠立杖殺之爲每釋奠須胙及邑中之孝子節婦山中有節婦子持胙歸虎噬之隣民代婦書牒投縣求虎抵罪爲曰是嘗我耶而害我耶與婦期五日來遂齋告城隍虎不至變置壇壝矣後五日二虎來伏縣門外爲叱曰何噬吾民子二虎共乎抑一也即一虎噬即一退其一虎起繞伏虎者垂尾而去遂殺其伏者遠近喧傳爲神人也爲與民約有孀婦願嫁與守者具牒受判庭立二木一木書羞願嫁者跪之一木

書節頗守者跪之民傳四死妻祝不願嫁舅姑奪之不從乃給授願嫁牒使往判判出曰張公判嫁矣吏何待期有日祝束裝哭負猾投其家汪舅怒塡土實汪事久不泄自後不雨者朞月爲齋禱不應一日宿城隍廟夢婦抱牒訴寃既覺悉記其都里姓名詣家鞫問榜掠得婦屍貌如生爲嘆曰殺婦者我也爲文慟祭天忽大雨即殮葬婦表門旌祀而罪其舅姑以最擢南京監察御史劾咸寧伯越保國公永太監直兵部尚書誼挑釁北邊詞連內閣司禮不報頃之與給事中周紘黜軍教塲數少不准破調守備太監琮

奏昺刀蹐𦕅劉吉爲內閣擬旨下吏部調昺於外任
吏部尚書王恕執奏吉復擬如前恕奏天下之治賞
罰二端而已賞當功罰當罪爲治良法也黜軍不到
不罪失伍反罪黜操之官罰不當矣吉竟調昺南京
通政司知事絃南京光祿寺署丞尋以薦陞四川僉
事轉本司副使執法如初自以不能容世棄官歸隱
絕跡公門者十有九年啜粥飲水兒女恒饑其兒仲
掌請昺曰請問大人清字作如何書昺書與之兒曰
是可買肉否都御史王璟賑饑行部以百金爲壽堅
郤之固請乃受下戶饑例以荅其意將死其表姪副

使余本入問疾猶張目謂曰當今人才自勵者少若能扶樹一日是一日爲國家培元氣其死也郡守周坤率僚佐經紀之

郎曰王琦項麒清矣琦乃中寒餓死悲哉陳選潛曾聖學古人自居在吏爲循而持身用節楊繼宗至於忤物張昺所至涉於怪乎有祿於朝餓寒終身焯然清德與數公並也

張寧　王徽　强珍

張寧字靖之海鹽人景泰初舉進士有大魁之望大學士王文以南人抑置第二甲尋授禮科給事中歷

都給事中素負經濟敢言敢爲景泰天順間爲諫官第一景帝每遇大議必問張給事中云何英宗名寧論奏稱旨時時稱爲眞給事中方大用之而會晏駕憲宗元年太皇太后生日上爲皇太后設醮禮部尚書姚夔斂會大臣燒香行禮寧疏言釋道二教非能扶世永祚也歷代英君聊姑存之者以化導愚昧備治外一術耳皇上爲皇太后建醮以祈長生表孝承慈可謂至極諸大臣及百執事但能和衷勛德則自可仰贊皇情上綏懿祉而禮部尚書夔等乃斂財辦香約期赴壇爲儒者自失其守業彼者烏知其非臣切

惟人臣於君願其福也當勸以脩德善願其壽也當
勸以去逸欲願天心之向順也當相以和保小民惠
濟四海故曰永福不回天壽平格又曰欲王以小民
受天永命若徒以瓣香尺楮列名其上宣揚木偶之
前相率拜謝通朝之人靡然從之其足扶世立教否
耶先帝復位之初屬有脚氣一二大臣故嘗舉行此
事然皆出一時迫切至情非祖宗舊典先帝本心夫
臣於君猶子於父一指一髮皆其長養令齋醮可以
永祚卽殺身亦復何辭但以無益事情徒傷治體乞
勅禮部從今禁止有如僧道自念坐食無所効勞願

焚脩以盡私誠者聽上善之太監牛玉選吳后婚不
中南京給事中徽等幷劾李賢獲罪謫邊寧合六科
申捄賢不悅竟與岳正皆出爲知府寧知汀州興學
崇賢痛懲頑梗治稱神明踰年乞歸父老遮留有泣
下者寧聰敏矜才坐蒙忌嫉居二年朝議起夙望之
臣廵按御史張敞特薦寧竟罷寧老無子取二妾可
十七八疾革囑嗣子必嫁之二妾悲慟剪髮誓死同
居一樓不下者三十九歲有司以聞詔旌曰雙節二
妾一姓高一姓李
王徽字尚文南京人天順丁丑進士選庶吉士除南

京給事中憲宗元年與同官王淵上言皇上嗣大寶位屢詔求言忠讜日聞而言路不開者何也臣謂有二端焉庸劣之臣阻直言者也諸臣之言切陛下身者陛下固已行之矣其有發下所司者多因不便已私妄奏阻尼即有施行虛文而已如此則言官諱無益而不言而言路所以不開一奸佞之臣懼直言者也於進言之人多方鉗制或指爲輕薄或日爲狂妄或尋其瑕釁或幸其差失言及更張則曰變亂成法言及薦舉則曰專擅選官言及彈劾則曰誹陷大臣刑罰明加怨恨暗懷如此則言官懼禍害而不言而

言路所以不開二臣又見比歲以來大臣犯公罪者繫累下獄裸衣受刑曾不數日尋復舊職臣謂如此非所以重大臣也夫大臣羣僚之表也陛下誠重大臣要使勿輕進而已臣又見今在京在外爲總兵官者非係勳戚則憑賄賂士卒內怨夷狄外侵此皆本兵不得其人所致也兵部尚書馬昂矜傲嫉妬謬張威福此本兵之不得其人也臣謂國家安危未有不繫將帥將帥得人未有不繫本兵者也臣比見無恥大臣交結內官或名尊翁父或禮行叩頭因而囑獄責官擅作威福此陵夷所致也夫自古宦官未有不

縣甚委以國政授以大權卒致亂敗卒用刑戮者也陛下法高皇帝而已矣毋使管軍管匠買立田宅文武官員毋使交結凡有政事宸衷是斷館閣大臣是議毋使干涉推擇謹厚奉侍左右安其位厚其賞不失富貴無復外望則已耳時內官用事張甚而徵公言之時論以爲讜項之屬同官王淵朱寬李翔李鈞草疏上言二事其一言太監牛玉選后不當以致廢立當明誅殛用快中外并論內閣李賢及禮官法司語在廢后記其二言臣近者請陛下保全內官欲陛下防患於未萌也處置未聞牛玉禍作往不可諫來

尤當慎臣等不敢遠引請以目擊正統之末一見王振矣天順之間再見曹吉祥矣當振之後謂無振矣豈意有吉祥當吉祥之後謂無吉祥也豈意有玉臣今敢謂牛玉之後無玉耶自古良賢内官萬中無一平居似爲謹飭稍關國政使作姦欺如閉陛下將用某人也先賣以見巳功將行某事也先泄以張巳勢入望日歸威權日盛内官之禍起矣臣願陛下毋令内官得與政内官朝夕左右者也文武大臣有饋以金寶珠玉有悅以奴顏婢膝以爲賢朝夕稱美之有正大不阿私謁不行以爲不賢朝夕讒謗之聖明雖

欺淩潤易惑稱美者顯貴譏謗者排屈寵賂日彰威
權日盛內官之禍起矣臣願陛下令外臣毋得與內
臣交結內官弟姪人等授職任事表裏穿通倚勢聚
奸家人數百貲貨萬餘田連千頃馬繫千匹有此家
產所以谿壑無極姦實實繁內官之禍起矣臣願陛
下毋令內官弟姪得在外管事置立家產陛下鑒彼
三閹申此三毋自然禍亂不作災變不生不者肘腋
蕭牆臣未敢料也奏上上以牛玉壞大婚禮無預賢
等責徵等妄言要譽令吏部調遠方州判於是徵判
晉安州淵茂州寬涇州翔寧州鈞綏德州徽天資超

悟刻意問學自諸生時慨然有當世志及居言路冀
以次論列天下事一再言遽被謫一時侍從臺諫若
侍郎葉盛編修陳音相繼保留章數上不已最後御
史楊瑄言天下士氣與國家元氣相通士氣壯弱元
氣消長繫之近者羅倫補外徽等遠謫士氣兩沮訕
佞成風將此之繇[illegible]追回倫徽復其舊職奏入李賢
票旨責瑄宥之徽在會安七年秩滿家居十有三年
弘治初王恕薦擢陝西左參議踰年謝病歸杜門不
出名碩之士多以公輔期之徽論治毋誦張宣公語
無求辦事之人當求曉事之人論士習惟以廉恥不

飭奔趨日下爲可憂嘗曰今仕者以剛方爲刻愈綫爲寛學者以持正爲滯恬軟爲通文者以典雅爲膚浅怪刻爲古徒儲懽林俊夏琯皆服其言子韋仕至太僕少卿承志執節屹有範稜喪母毀瘠卒韋有文學其論詩曰唐詩沿於國風而漢魏變於雅頌雅言多盡風辭則微今日之詩病在近雅

强珍字廷貴滄州人成化丙戌進士初知涇縣廉謹不受私謁有應變才屢决疑獄復屯軍備奏減凋耗之税涇令以珍爲首稱爲御史負氣敢言嘗按甘肅及江北諸府人凜然畏之按遼東都御史陳鉞誣執

遼東入貢夷人以爲犯邊諸夷忿將爲亂詔兵部右
侍郎馬文升往撫王直生事喜功請自往視鉞妄爲
直言虜有警直請同撫寧侯永出兵至遼不見虜因
殺無辜掘髑髏報捷直與永鉞皆得叙功珍發其事
兵部題覆罰鉞俸而已是時王越掌院鉞恨越不窮
治珍直還京鉞送直五十里訴珍奉越風旨見劾直
怒未至京師三十里王越亦來迓直直辭不見還奏
珍妄參被虜人畜名數過多遂遣腹心千戶聚同都
御史王宗彝審勘宗彝阿意誣珍械珍赴京直拉珍
入內酷刑逼招受越指使珍不服下詔獄多官廷鞫

無敢與辯竟謫戍邊御史許進疏白珍枉留中不報居久之王直得罪復珍職尋致仕弘治初起山東按察副使未幾爲大理少卿遷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坐言官論列名還改南京右通政以母老乞歸卒珍性強愎政尚嚴刻所至風采爲時所重

孫遇　丁積　厲升

孫遇字際時福山人舉進士授戶部主事以大學士楊溥薦知徽州府平易爲治休寧饑民聚黨劫糴御史以爲賊欲捕之遇爲力辯單騎往諭相率來歸遇坐府中時時聞呻吟聲曰有冤邪廉得婺源有處女

被脅強民縊死之立爲申治其聲頓息兩以親喪去官徽人保留復任天順元年滿九載加賜三品俸遇居徽十有八年休寧大麥有一莖四穗者歙有一莖三穗者小麥有一莖兩穗者祠上之鸛方伏鸛子取鸛卵鸛哀鳴於庭遇祝曰有求乎令隸從所飛止鸛飛入豎子家至其爨下豎子方烹卵隸取卵歸白遇曰吾聞禽鳥能嫗熟還生將至巢中還之鸛抱得雛日一引雛翔舞庭中其後去官官舍所養犬搖趯隨行遇曰吾居徽未嘗取人一物豈復以此相累耶命吏養之廨犬不食死徽人言太守之恩及草木禽獸

也遇一再遷河南左布政使為給事中蕭彥莊所連劾致仕家居以壽終其為人愷悌慈祥言出人信所至得聲而徽人世世祠祀之代遇者嘉興知縣龍晉晉先為御史以事補外亦有惠政

丁積字彥誠寧都人成化十四年進士授新會知縣初至官有中貴舅梁長責民償逋過當復妄訴民積繫長獄追焚其貸券年未及朞干謁杜絕權豪縮頸民大趨令新會俗溺淫靡積盡毀邑中淫祠著禮式示之擇立鄉老使董民俗月朔進問於庭優禮其能者鄉老馬廣為儕輩所推積以元朔進廣於庭再拜

致謝民有賭盜大榜其門月朔令赴縣聽戒民誠改悔然後去榜如或賭博出良家子則名聚廡下訓以小學諸書邑中民戶出錢輸官故名平均錢異時令長悉以錢貯官復令甲首出私錢供用日當月錢每單丁小戶歲費亦至五六千餘積爲派丁產定錢足用之外毫不妄科甲首納錢畢卽遣歸田嘗爲民辯寃忤當道繫獄民羣爲計賂積示之手書曰君子但求無愧於心而已愼毋妄動貽我羞辱積於春秋祭祀品物牢牲極其精潔俎豆行列巡視方整執役之人令沐浴更衣然後將事嘗値歲旱築壇禱雨晨夕

跪伏七日羸甚左右進曰明府軀命所關可以少止積祠曰民如得雨吾羸何害至八日暑氣愈熾積觸暑跪壇衣汗浹踵忽風大作卷爐中火着衣積畧不爲動雨迸空而下翼日遂止復禱至十有一日迨于露足如是凡三邑中忠臣義士以及節烈之女或廟或墓各置祭田俾人守之積治新會六年始終在民竟以羸卒一縣之民弔哭相望有嫗夜哭甚哀旦人問之曰開歲甲首且到我家丁大人死吾不能聊生已去之十有三年邑人共立廟祀積積以仕爲學恥俗吏自居其始至新會未及視篆先詣陳獻章於白

沙獻章門徒布衣林光張詡積旦夕同聚聽其言談如渴得飲素脉渢倫倫之卒也遣邑諸生容貫吊賻之貫亦獻章弟子有日罰帖以記自過

厲昇字文振無錫人以太學生選知青田縣青田居萬山中爲浙東巖邑民貧以猾昇得昔人犀吏奴僕百姓妻子之意邑人安之有訟五年矣昇聽之數語遂服出哭曰厲公早至有是哉邑報銀鑛發監司往視議歲貢有術者曰山水潤秀所産必多昇曰吾聞金能尅木信若人言金氣感矣木何得潤秀監司未信昇申辯數四必寢乃已鎮守中貴歲以鑛事至者

昇不缺饋貸而已他費率省民旣安業勸學興賢旌
舉節孝表彰禮教爲先是知縣金川謝某有善政民
舉昇並論曁請老輒留于民適朝京師遂乞致仕民
攀遮留不得爲立碑建祠及沒衆設祭哭祠所